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蒹 葭

毕堃霖◎著



作家出版社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蒹 葭

毕堃霖◎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蒹葭 / 毕堃霖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9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ISBN 978-7-5063-8361-5

I. ①蒹… II. ①毕…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027 号

蒹 葭

作 者: 毕堃霖

责任编辑: 秦 悦

特约编辑: 冉晓雄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8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61-5

定 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抹迷人的新绿

贾平凹

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摆放在我面前，就好像八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却都揣了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的想法，以各自不同的姿势，不同的神情，不同的腔调娓娓地讲述着、叙说着，甚至唠叨着。他们说那么全神贯注，说得那么情深意切，以至于让我心生感动，倏忽间看见了自己不太遥远的青年时光。

这八位青年作家多生于秦地，是黄土地养育的一群儿女。三秦大地多神奇，神奇的不光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卯卯，更有那些古老的传说，厚重的文化。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难免就有了这块土地的脾性，血脉里自然就有了这块土地的因子——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生出的几株小树，就像是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几株庄稼，一边汲取着传统的营养，一边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默默地扎着自己的根，长着自己的杆，繁茂着自己的叶，孕育着自己的果。而这一次的集中亮相无疑令人眼前一亮，欣喜的看见在陕西文坛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抹迷人的新绿。

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和这八位青年作家大都见过面，说过话，虽然谈不上多么的熟稔，但对于其人其文，每每见

之，却总能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亲切。这里面有地缘的因素，更有文化的姻近。我耳闻或者目睹过他们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当下抵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独守着一份宁静顽强地跋涉、探索；我亲眼见证过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努力取得的大大小的收获。我常常在心底里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我也常常为为了他们的成长提供各种帮助的人们而心生敬佩。去年以来，陕西省委宣传部启动了“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包括这八位作家在内的二十余名青年作家被纳入其中，除了给予经费上的帮助，还多次组织学习班、培训班，邀请名家传道解惑；陕西省作协联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为这些青年作家举行了拜师仪式，聘请了国内一流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他们的导师。同时，在《中国作家》组织了作品专号，赴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并在《文艺报》等媒体对这些青年作家进行宣传，为他们摇旗呐喊。今年以来，文学院先后组织了“三秦文学季”系列讲座，聘请国内名刊大刊编辑进行系列讲课，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拓宽思路；为了集中推介展示他们的创作实力，这次，文学院又选拔出八位青年作家，由作家出版社集中推出八部作品。现在，这八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是丑是俊，是咸是淡，就交给读者去品咂吧。

在和这些青年作家的交流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上有些道理本来也讲不出来，而且一讲出来就错了。因此，我不想就创作的方法原理一一赘述，我也不想就这八位青年作家的八部作品一一分析。我想说的是，创作需要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创作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幸运的是，在一大帮文学热心人的勤劳操持下，环境和氛围有了，就像唱戏的台子已经搭起来了，开场的锣鼓已经敲起来了，接下来戏会唱得怎么样？我期待，我有信心。

2015年8月 西安

目 录
CONTENTS

田园将芜 1

蒹葭 80

格桑花开 171

忘记他，就像忘记一朵花 221

田园将芜

1

七月流火，大正午的太阳毒辣辣白晃晃地照在一片玉米和果园之间，桃源村的树木都在烈阳的炙烤下耷拉下脑袋无精打采的，知了也懒懒地不想鸣叫一声。蒋华韶憋足劲地挥动着锄头锄地，炎热的天气，动辄就会大汗淋漓，他不停地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拭着，那条毛巾早已暗的看不出颜色了，汗水没完没了地从身体里往出冒，仿佛在他体内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个泉眼，源源不断地汗滴禾下土。

土地干得冒烟，蒋华韶刨了会儿地，便觉得手里的锄头犹如举起的千斤之鼎，身子也摇摇欲坠了，偏还自虐地一次次挥动着锄头，举起又落下去……

刚刚收获过的桃园里满是马齿苋、白蒿、茅草，还有蒺藜芽儿，一棵棵长势茂盛地张牙舞爪，一些草叶的镢齿在蒋华韶那两只高高挽起的胳膊上划出了好几道血口子，经汗水盐渍过后，是火辣辣地疼痛。他不禁地皱了皱眉头，又赌气一般继续埋头苦干，被锄过的土地像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横七竖八地躺着些杂草的尸体。

“伢，该吃晌午饭啦！”远远地蒋华韶听到有个孩子稚嫩的声音

在喊。在桃源村，仅父亲这个称谓就有好几种，有叫“爸”的、有叫“伢”的、有叫“大”的、有叫“叔”的、也有叫“爹”的，在蒋华韶家则叫“伢”。

“哦——”蒋华韶这才抬起头，看到自己的二女儿手里捧着一个洋瓷碗，碗上面用盘子盖着。小丫头的脸被大晌午的太阳晒得通红，几片刘海湿湿地耷拉在额头上，她轻快地越过几个杂草堆，走到父亲身边：“晌午妈做的米饭，还炒了回锅肉，爸你趁热吃吧！”二女儿说完，抹了把汗，径自揭开瓷碗上的盘子，把洋瓷碗双手捧着递给正搓着身上泥巴的父亲，燥热的空气里顿时萦绕起一股饭香。

很实在的满满的一大碗白米饭，回锅肉、土豆片、炒青菜把碗垒得像个小山似的，蒋华韶感觉嘴里干得像是要冒烟，起初还觉得饿来着，这下却没了胃口。他从女儿手中接过饭碗，挑出几根青菜在嘴里味同嚼蜡，便操起身旁的水壶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地往胃里灌水，只见青筋直动，水壶里的水也瞬间见了底。

喝完水，接连打了几个嗝，蒋华韶这才感觉好些，他又端起饭碗扒拉了几口。

二女儿乖巧地站在一旁看着父亲把水喝完，见他只吃几口便咽不下去的样子，关切地说：“伢，大晌午的你也不回家，担心着呢！咱家你和妈也少吵几句，知道她脾气不好，也别和她一般见识。”

蒋华韶吃惊而又感激地看了一眼年仅十岁的二女儿，他没有意识到瘦得跟豆芽菜似的她，如今已然出落成个懂事的孩子了，红扑扑的脸上泛着少女特有的红润，眼睛大而乌黑，只是性格孤僻，连看人的眼神都怯怯的！蒋华韶感到羞愧，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不合格的，他长久地关注着自己的痛苦，却对子女少有关心和过问。在他的意识里，命运太过捉弄人，他已经无力去挣扎和争取什么了。那个动辄就大动肝火、河东狮吼的老婆，那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清贫家庭……一切都像是生活织了一张细密的大网，挣扎在其中的他，日渐麻木和绝望，宁愿躲在最深的角落里不被人发现，不被人记起。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三十多岁的失败男人的苦闷，也没人会给予他

一句暖心窝子的话。

当然，他也懒得与谁多说什么，痛苦是一个人的事情。

“阿伢，你再喝点吧！水瓶里的水喝光了我再回家给你倒。这大热天的，中午最好还是回家休息下，免得中暑。”二女儿是他最钟爱的孩子，天生就善解人意，和家里那个出了名的母老虎截然不同。

“欣儿，你回去吧！我锄完这片地就回，你先回家做作业，有啥不会的我晚上教你。”蒋华韶无限爱怜地看着女儿。

蒋华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蒋洁，在读初中；二女儿蒋欣，四年级了；老三还是个女孩儿，叫蒋涵，尚不到三岁。

生活时常让蒋华韶感到绝望而又沉重。

“好吧！那你也早些回，别累着。我回家还要寻猪草呢！妈妈去三姨那串门，大姐去学校了，涵涵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蒋欣说完，冲着蒋华韶咧开嘴就笑了，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甚是可爱。

蒋华韶看着蒋欣瘦小的身影蝴蝶一样穿花过树，神情微微有几分笑意，但也只是淡淡的。他注意到女儿身上那件碎花布衫已经很久很短了，那条黑裤子还是穿老大几年前旧的，裤腿只搭到脚踝，因穿的寒酸，而显得更加单薄瘦小。

蒋华韶叹了口气，他将目光移向不远处那块长势良好的玉米地，玉米油亮的叶子被阳光晒出了卷，微风过处，翻起银白的绿浪。他想，再过俩月玉米就该成熟了，那时候一定要领着家里三个丫头去镇上买几件新衣裳，管家里那母老虎怎么说呢！

生活啊！生活！一想到生活这个词，蒋华韶就感觉无限愁苦，他从脏兮兮的裤兜里摩挲了一阵，掏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烟盒，三块钱的廉价烟只剩下两支，他拿出打火机，把烟衔在嘴上，点燃，猛吸几口，方才感到有一丝释缓。

早上吃饭那会儿，蒋华韶和老婆又吵起来了，其实也只是屁大个事情，蒋华韶擅自将家里存的最后一批鲜桃卖给了水果贩子，比市场上每斤便宜了两毛五分钱，两百斤也就是五十块钱。老婆甩起袖子骂他没出息，丢人现眼，别人家里吃香的喝辣的，他一个迈进

高等学府的文化人，却把日子过得都快揭不开锅了。

话无疑是在戳蒋华韶的疮疤，鲜血淋漓，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疼痛。老婆说这些话的时候，蒋华韶恨不能扑上去给她两大巴掌。只是，他对这个泼妇早已不抱任何希望，或者说对她的蛮横无理已经麻木，让他不屑去打她或是碰她，连睡觉也远远避开。

吵架的时候，蒋华韶只是冷笑着，一双眼睛漠然而又可怕地盯着老婆。为了显示不满和反抗，他啪的一声，把饭碗扣在了大门上，碗里的玉米糊糊、酸菜辣子，黄黄红红绿绿地洒了一地，屋场上的几只鸡闻讯赶来，也不避人，像是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一样，兀自咯咯地叫着啄食。这让蒋华韶越发感到挫败，他气冲冲地摔门出去，吓得一群鸡四下逃窜，鸡毛掸得满屋满地都是。

他一只脚刚踏出院子门口，身后传来老婆的讥笑和讽刺：“有本事出去显摆，在家里凶有啥用？懦夫。”

那一刻，蒋华韶真想学李白仰天长啸出门去，却没那个魄力，他只是灰溜溜地沿着河道走了一圈，觉得无趣又折回家中，拿了锄头下地，以伤筋劳骨来忘记痛苦。

他蒋华韶当年可是桃源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啊！他那手毛笔字写得俊采飞驰，又能做锦绣文章，偏偏天地之大竟无他的立锥之地。上学那会儿多少女学生给他暗送秋波，如今却沦落到娶这样一个斗大字不认识几个、一说话就跟钢炮一般噎人的郝玉梅，他且就认命了，认命了，在他被市委领导点名卷铺盖滚蛋那一刻起，他就认命了，他的大好前程完了，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回忆再次将他折磨得精疲力竭，他恶狠狠地把手里还剩的半截烟头戳进身旁的黄土地里，起身操起锄头在果园里一阵猛刨，却不小心一锄头挖在了腿杆子上，瞬间痛得揪心。他挽上裤腿一看，还好没出血，只隐隐显些血丝，青紫了一大片。蒋华韶颓然地卧在翻过的田地里，怔怔了好一会儿，这才一瘸一拐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路经流过村子的那条金钱河，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碎银般的波纹，清亮亮一波赶着一波往前流淌着，不远处的深潭里，有小

孩儿们光着屁股鱼儿一般地在水里游来游去，看着羡慕人。蒋华韶的那点童心像是被勾起了似的，裤腿也不挽起来，更不从石桥上走，就直接蹚到水里……河水渗过伤口火辣辣地痛，也不去管它了，河水的清凉让人感觉到片刻的舒畅，他贪恋地捧起湛清的河水清爽爽地洗了把脸，又觉得不过瘾，索性把头整个伸进水里一顿猛搓，待洗干净后，眯着眼睛，悠然地摆着脑袋，任发梢上的水花四溅。

“蒋老师，您洗头啊！要洗发水不？”一个脆生生的声音让他不禁在三伏天打了个寒颤。那声音熟悉得很，不是屈月月又是谁？

“是你啊！”蒋华韶狼狈地抬起头，极不自然地看着屈月月，头上脸上的水珠滴在他脏兮兮的衣服上，也消融在了清凌凌的金钱河里。

“我来河边洗衣裳呢！大晌午的蒋老师也不休息一下？”屈月月长着桃花一般粉嫩的脸，那腰肢就在距离他不远的河岸立着，好似要与道旁的杨柳媲美。一眸一笑之间，那眼睛弯得像月亮，而那性感饱满的嘴唇在一张一翕间闪闪动人，薄薄的衣衫难掩少女芬芳，隔着远远的距离，也足以让蒋华韶心波荡漾。

屈月月今天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裙子，白皮凉鞋，头发高高地挽在后面，手里端着个盛满衣物的竹筐，看上去亭亭玉立，美不可方物。

蒋华韶当年犯了“错误”负气回到家中，因为小有才能，被村里的一所学校聘去做民办教师，起初只带小学三年级语文和四年级英语，结果当年全县统考竟分别考了个第一、第二，当下被调离到初中直接教毕业班。屈月月是他带的毕业班的学生之一，还是学习干事，语文成绩特别好，作文写的也很有特点，每每蒋华韶在讲台上指点江山，在黑板上激扬文字的时候，一瞥眼便看见屈月月那双晶亮的眼睛盯着他，双手托着下巴，嘴角含着笑意，十分津津有味样子。

蒋华韶能从学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中找到一丝快乐和成就感，每次都精心备课，他把每一堂四十五分钟的课程设计得妙趣横生。他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着，台下的学生们专心致志地听着，当然那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女学生，她叫屈月月。他以一个男人的敏感，觉

察出那炽烈目光背后的纯真和迷恋。但作为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师，他还不至于龌龊到去染指一个花季少女的单纯，所有这些都只将化为他工作上的动力，勤勤恳恳地把经手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屈月月语文学得极好，中考那年是全镇第一名，但偏科的厉害，数学、物理都学得极差，蒋华韶一度也好心地帮助她恶补功课，偏偏就差了那么三分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后来屈月月去县城上了普通高中，待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桃源村除了蒋华韶这样少有的几户没有脱贫致富外，大多数人生活光景都还不错，也不兴外出打工受那份苦和罪了，所以屈月月高中毕业后又回到了桃源村。

偏偏那个时候的蒋华韶正面临着他人生的第二次尴尬，全县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要清退，即便他愿意每月拿只有正式教师四分之一的工资勤勤恳恳为学生服务，学校也不敢给他这个机会了。虽然他每年带的毕业班语文都考得极好，虽然他处处以实际行动在证明他蒋华韶是个有才能的人。但那又怎么样呢？校长还是用一副惋惜之至的口吻婉转地将他拒之门外。于是，蒋华韶再次失业，经历人生的第二次滑铁卢。

还没过而立之年的蒋华韶，却像一个阳痿的男人，被生活恶狠狠地打趴了。

“都没有教书了，叫我蒋老师人家笑话！”蒋华韶讪讪地说。

“才不是呢！桃源村谁不知道蒋老师您是真正的才子啊！我至今还记得您在讲台上的样子，太帅太有魅力了。”隔岸的屈月月笑着说，眼里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忧伤。

蒋华韶赶紧避开那炽热热的目光，装作关切地问：“啥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听说老书记的二儿子前些日子去你家提亲了，好日子怕是近了吧？”他实在是紧张找不到什么话说，竟也八卦了一回。

屈月月听了蒋华韶的话，脸羞红成了一朵水莲，支支吾吾了半天，解释道：“是哪个嚼舌头说的？没这回事，人家门槛高，四层洋房呢！我哪里高攀得起。”

“话不能这么说，要看缘分，说不定你就是那枝头的凤凰呢！”

蒋华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隐隐觉得自己玩笑开得有些过了，但说过的话覆水难收，只好作罢。

屈月月果然不高兴了，神情在某个瞬间变得迷茫，她苦笑地摇摇头：“我只道蒋老师与其他人不一样，没想到也来取笑我了。”说完，径自向河那边的洗衣铺走去。

蒋华韶被这话噎得够呛，也在心底后悔起来。他甚至抱着幻想地猜测，如果屈月月现在依然对他保持着少女时期的热忱和迷恋，那么他刚才的话无疑是在人心口上残忍地捅了一刀。想到这，他不觉又自嘲起来，他，一个失败透顶的男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想爱情这样崇高的事情呢？

2

蒋华韶年轻时候，在桃源村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别看他家境不好，破破烂烂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都洗得干干净净，有板有眼。人也勤奋，在村里上学那会儿，能搜罗村里所有能找到的纸片儿和书籍，然后如痴如醉地读，村头、河边、山岗、厕所……甚至于哪个圪蹴，都能觅见他的身影。以至于桃源村的人们每每见了他都在心里赞叹：“蒋家那小子不简单，桃源村要出大人物嘞。”

蒋华韶上完当地的初中，众望所归地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高考那天突然拉痢疾，影响了发挥，虽没有考上本科，但也被一所不错的大专院校的新闻系录取，当时大学的录取比例很低，能考上大专也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蒋华韶每每寒暑假回家，桃源村的人都蜂拥而至，像是见什么大人物似的，热情劲儿都能把蒋家那道土门槛儿踏平。张家送来一串子腊肉，李家送来一兜兜糖炒栗子，王家送几段九眼莲什么的……也有端来一玻璃瓶自家年前做的豆腐乳和豆瓣酱，蒋母再三推让不过，便也只好要了，那来人还再三叮嘱蒋华韶去学校时候带着好下饭……

你说桃源村的人世故也好，热情也罢，这就是最实在的生活。人需在社会上生存，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得权衡利弊，你得左右逢源，你还得高瞻远瞩……桃源村的人认准了蒋华韶日后必定大有出息，是只潜力股，连带着对他老实巴交的父母也都敬重有加，农忙时节免不了帮把手什么的。

在所有这些人中间，郝玉梅做的最为明显、最为积极。她家距离蒋华韶家不远，中间只隔一条河，自然本着地域优势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每每蒋华韶回家，前脚跟刚落地，她就后脚跟着来了，勤快得不得了，一会儿帮忙扫地、擦桌子，一会儿给灶里添把火、洗个菜什么的，有客人来了也毫不避人、毫不羞涩地帮忙招呼，从不把自己当外人。

于是就有邻居打趣说郝玉梅是蒋华韶的准媳妇，听了这话，郝玉梅心里像是喝了蜜似的眼巴巴地望着蒋华韶，蒋华韶不置可否地动着嘴角，装作没听见，转身回了屋。当年蒋华韶根本就没正眼瞧过郝玉梅，哪怕她死皮赖脸地倒贴过来，意气风发的蒋华韶也未曾有过任何感激。大学那会儿，他是校学生会主席，出了名的校园诗人和才子，很多漂亮的外地姐儿仰视他，崇拜他，他又怎么会看得上初中还没上完的郝玉梅？

情窦初开的郝玉梅是敏感的，她崇拜着眼前这个找不到一点缺点和瑕疵的男人，就像看着天上的星星那么闪亮那么遥远。她恨不能不顾害臊地扑上去，在他那白皙的脸上咬出几个牙印儿，方才能表达出心头的喜欢。偏偏人家是文化人，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这让郝玉梅十分失落，在心底发狠：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不信你蒋华韶的心捂不暖。于是越发地对蒋华韶体贴入微，对他爹娘嘘寒问暖……这是郝玉梅的迂回战术，用糖衣炮弹从侧面攻击，在她深重的挫败感里衍生出一种盲目的自信，她觉得总有一天蒋华韶会是她郝玉梅的，到那时候，前账后账就都一起算。

蒋华韶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大学生回归建设家乡”政策，又因为专业对口，就直接到市里的一家电视台做了记者，才去时还

是聘任制，半年的试用期满、评审合格的话就会有事业编制。年轻气盛的蒋华韶用他那过硬的笔杆子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很快就在电视台脱颖而出。

工作的第二年就赶上九八抗洪，他扛着照相机只身走到最前线去，带回最震撼的抗洪画面，陆续写出了好几篇脍炙人口的救灾现场感人事迹，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激发了蒋华韶心底的英雄主义，前后近两个月的救灾行动，他都一路追踪，从不觉得疲倦，身心都沉浸在“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情之中。

也就是那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蒋华韶成了市里的名人，连市长都亲自接见，并授予荣誉。那时候的他啊！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捧着奖杯，在镜头前笑的憨厚而阳光……多么如鱼得水，多么春风得意！颁奖会的那张照片他一直压在箱子底，他总是忍不住地追忆往昔的辉煌，每每翻看总有些过尽千帆的沧桑感，心更是火烧火燎地在痛着，然后不自觉地总会想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句子：田园将芜，胡不归？胡不归？胡不归？但他蒋华韶的归途又在哪儿呢？正所谓：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灾情刚刚告一段落，蒋华韶的母亲突然就心肌梗塞去世了。蒋华韶回家奔丧时，随行跟了四辆小轿车，小车里坐着好几位县级以上的领导……水灾过后，去桃源村的公路泥泞不堪，沿途几处塌方，还必须从河道走，当小车一行抵达桃源村的时候，车身沾满了泥浆，车上的领导们也被这山路十八盘颠得心惊胆战，狼狈不堪。

葬礼结束，蒋华韶间接地为村里做了件好事，市里领导返回后便把县城公路交通有关部门找来，强烈地批评了一通，要求他们必须在三个月内将水泥路铺到桃源村，哪怕有再多的困难，县里的交通局局长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蒋华韶最得意的时候，恰是郝玉梅最黯淡的时候。她自惭形秽地想，自己将永远地与蒋华韶失之交臂，桃源村是留不住蒋华韶的。那天的葬礼上，当她看到几辆小车缓缓开到村口的一刻，便也明白

她与他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站在目光里满是惊羡的围观的邻居中间，她的梦也被雨浇湿了。她甚至没有勇气走上前去和蒋华韶打一声招呼，就悄悄地顺着小路，蹭过那条浑浊的金钱河，独自早早地滚上床睡觉。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就发了高烧，大病一场。病中的郝玉梅尚还抱着那么一丝希望，希望蒋华韶会念及她平日照顾二老的情分上，前来看望一眼。结果等了三天，都没等到他来，心也凉透了。

午饭时，她娘端来一碗鸡汤面放在床头说：“丫呀！甬等了，看你都憔悴成啥了？蒋家那小子一大早就走了，你又何苦折磨自己呢？人家是咱桃源村的龙凤，咱们高攀不起啊！别硬撑了，吃完饭带你去镇上的医院看看。”床上的郝玉梅听了也不吭气，眼泪泉眼般地涌出来。

那一刻，她感觉心如死灰，感觉她青春的爱情还没开始就死掉了。

眼看着蒋华韶那边是没戏了，郝玉梅的家人就为她准备着在外村寻个婆家。那家的后生叫山娃，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肚子里虽没什么墨水，但干农活有的是力气，家庭状况也殷实，家里有四间砖瓦房，有电视，有缝纫机和拖拉机，算得是富人了。男方人也厚道，第一次来郝玉梅家便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见郝玉梅的父亲在自留地里担大粪种魔芋，便不声不响地操起粪瓢挑起满满一担粪晃晃悠悠就跟了去。

当时郝玉梅在院子的樱桃树下纳鞋底，透过樱桃树油亮的叶子，她看到山娃的虎背熊腰。因为渐渐进入夏天的缘故，天开始热了，他担了几担粪后，就索性把身上的白汗衫一股脑脱掉，随手搭在一棵树上，他的动作真是敏捷，轻轻一跃，便够到一根树枝，衣服也自然稳稳地落在那枝头上，十分漂亮，丝毫不拖泥带水。

脱下白衬衫，这下山娃身上只剩下个红短袖，还是三角叉的那种，衣服有点小，紧绷在身上，更显示出他浑身发达的肌肉和矫健的身躯，很修长，很性感。看得郝玉梅再无心思纳鞋底了，她兀自坐在小板凳上，面若桃花，全然是一个怀春少女的痴情。

郝玉梅坐不住了，她起身回到屋里，围着灶台帮母亲拾掇，随

后叮叮咣咣地切肉做饭，当天午饭是她下的厨，做了好几个拿手好菜。这让山娃胃口大开，他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米饭和菜，一边对郝玉梅的厨艺赞不绝口。听得郝玉梅眉毛都弯得下下，一口菜送进嘴里，细嚼慢咽，别提多文雅了，那样子羞涩得像个小姑娘一般，谁能与平日里大嗓门、做事风风火火、要强而任性的她联系在一起？

山娃第一次来郝玉梅家的时候，带了两只肥厚的大猪膀子肉，一条烟和两瓶酒。走的时候，家里给山娃准备了回礼，郝玉梅还悄悄地往包里塞了双布鞋。她注意到山娃劳动完，母亲递给他一双老爹的鞋撒脚，穿着正合适，恰巧郝玉梅前些日子给她爹做了一双布鞋，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郝玉梅背着娘亲，蹑手蹑脚地干完这些事情，她也在心底暗骂自己没出息，怎么一碰到感情的事情就犯浑，就成了农村话说的“女大不由爹”“有了郎就忘了娘”。

山娃似乎对既活泼又羞涩的郝玉梅很有感觉，一直磨蹭到天黑才回去，走之前把郝玉梅叫到屋后那片竹林里，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几句话，很快就相对无言地冷了场。郝玉梅觉得浑身不自在，正要抬头说外面凉回屋里坐的时候，却碰上山娃火辣辣的目光，慌忙低下了头……山娃硬生生地塞给郝玉梅两百块钱，她红着脸硬是不要，山娃就趁机在她浑圆的屁股上揪了一把，便身轻如燕地跑掉了……留下郝玉梅一个人捏着两百块钱站在那里，愣愣地，像个怀春的少女，心扑腾腾直跳，她甚至有些回味刚才被山娃在屁股上揪那一把，那里面有着说不清的暧昧和说不清的甜蜜纠葛。

想着想着，郝玉梅猛地又记起上午时候见山娃穿着小汗衫健壮如牛的样子，越发胸闷起来，似乎黑夜无形中在她眼前竖起了一道高墙，局促的时空之间，有个青壮少年紧紧地抱着她，浑身散着烟草的味儿，让她感觉到欲望蒸腾、飘飘欲仙。虚幻的想象中，男人强而有力地把嘴唇贴过来，粗暴地顶过她的牙齿，一点点地探寻她水蛇一样湿滑的唇……她被自己的幻想激发得无比亢奋，浑身像触电了一般。一个二十一岁的乡村女孩，她甚至一点都不知道男人是